

在這樣的末世裡，人性淪喪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不過還是有些人執意過著與過往相同的生活、秉持著過去文明的操守——比如說，他。

發現那個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的女孩子，是在醫院周圍的路面上。很神奇地沒有被以慾望發泄作為生存管道，已經異化的其他人類包圍「獵食」，而只是孤伶伶地，在周圍已經廢棄的街道上躺臥著。在四處是飛散的瓦礫的廢城風景下，那具只穿著白色的是病袍的纖瘦軀體，竟也散發著某種無機質的美感。

他一邊在靠過去的同時一邊確認著對方是否也是那些異化的人之一，但看來看去，皮膚是略顯病態但還算是跟常人無異的蒼白，況且見到了他也沒有任何動作，在他晃了晃她的肩時，也只是顫著眼睫睜開了眼，用一種仍然迷茫、卻帶有一種劫後的驚疑不定的眼神向他看著。

看起來實在太過可憐，在這樣的環境裡不是會被輪姦至死，就是會因營養不良成為一具橫屍街上的枯骨。他一字一句盡可能咬字清晰地像對方說明，自己會帶她到安全的地方，請她放心。不知是因許久未進食而虛脫、或者是依然恐懼著什麼的緣故，被他攔腰抱起的身體隱隱發著熱、輕顫著。

但他依然看見女孩虛弱地輕頓了頭。



他在睡夢中隱約感覺自己的手被散發著高熱並且極度濕潤的什麼東西包圍。他撐起重得張不開來的眼簾，然後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懾。

他撿回來的女孩叼著衣角、坦露出過度纖瘦的身上唯一圓潤的胸部，下半身同樣也是光裸著，自己過於寬大的睡褲堪堪掛在右腳的腳踝上。而自己的手指正有三根都陷在她沒有一絲毛髮的光滑秘部。

他的甦醒所帶來的、下意識的顫動似乎給她帶來了不小的刺激，跨坐在他手上的女孩挺著腰發出了像是鳥類哀鳴的喘叫，而那處又絞得更緊一些，錮得他的手指都感覺有些要被擠得骨折了。

他吃驚地想收回手，但是那瘦得見骨的身子裡卻隱藏了不小的力氣，他楞是無法動彈，只是看著她將腰下沉又抬起，發出清淺但卻足夠誘人的低喘。

他終於意識到了自己撿回的或許是一個遭到感染的人，但眼前女孩撫慰自己的場景太過香豔，他不免還是想著如果用在醒過來並看到眼前的景色後便迅速充血，如今硬得發疼的那裡取代手指進入那蜜穴中會是如何的極樂。

而女孩睜著一雙染上了水光的黑色眼睛望著他，似乎已經猜透了他的一切思緒，於是那纖細的手沿著他的腿上滑並鉤住了他褲子的鬆緊帶，接著往下拉。他已經硬挺的陰莖從縫隙中彈了出來，而她則彎下腰來，用著愈發迷離的視線看著他。

『給我。』他看見她無聲地以口形形塑了渴求的臺詞。在他還來不及決定是否要就此與這數小時前才初見，而且顯然是個感染者的女孩交歡時，她便已將唇貼上了龜頭，並隨著他的一聲悶哼含入了口中。

口中的空間異乎正常地窄，但是潮濕且溫熱。整齊的齒列沒有一次碰觸到他因發硬而格外敏感的柱身，倒是那柔軟且靈巧的小舌隨著吞吐舔舐著他莖身和傘狀頂端的縫隙與突起的血管，讓他的肉柱又整整漲了一圈——他都不知道自己慾望能夠積攢到這種程度。

然後隨後他幾乎要解放時，女孩退了開來，唇邊牽出銀絲。而那淺色的、萬惡的小舌，將尖端冒出的前列腺液慢條斯理地舔去。她併起腿微微後退，讓他的手指也退了出來，在完全分開之際，她還抽搐了一下。他的指腹都因那濡濕的內裏而起了皺褶。

『幫幫我。』女孩的雙手握著他跨間發疼的器官，無聲地請求著。他有些分神地想著對方為何不出聲說話，明明那微微嘶啞的嗓音能發出如此讓人想狠狠糟蹋她的呻吟。女孩似乎意識到了他的走神，復又無聲地形成了同一個請求的口型，難受地蹙著眉頭的表情更是淒切。『幫幫我。』

她又再度逼近他，艱難地在情熱已經燒得她意識迷離的情況下摸索到他的碩大，握住根部將頂端滑到那已經泥濘不堪的入口，順著淫液捅了進去，然後將腰部下沉。這段過程緩慢但卻帶給兩人極大的快感，但他仍感到焦躁。女孩在陰部完全接觸到根部時已經高潮了好幾次，從她穴壁無法自控的痙攣便可得知。

他感到有些不平衡，用自己的一雙大手錮住那不堪一握的腰肢，然後絲毫不顯憐惜地用力地頂撞了起來。每一次相撞都會發出清脆的拍擊聲。蜜液完全沒有間斷地自相連處泌出，有時還呈噴射的形式，他們很快地便像是坐在一處小小的水窪中雲雨。

她顯然被這樣的手段折磨得神智模糊，一次又一次地發出已經不成人聲的嘶鳴，卻仍沒有任何一點讓他停下的意念，而是一次一次將灼熱的硬塊以她的肉穴套上、然後又抽開。

是她的錯。他想著。擅自地出現在那種地方、用那種脆弱的姿態攻破了他的防備、在夜半爬上來做出那種行為，一步一步地去除所有讓他幹她以外的選項。所以更折騰她，也只是如她所說的，「幫她」而已。

想至此，他便也顧不得女孩究竟能不能承受，無顧於她才剛高潮一回、或者數回，將她翻身壓在已經濕透了的床單上，狠狠插入，直到頂端似乎抵到了某圈軟肉，而穴中的緊縮更甚。

她回頭轉向他，露出一副瀕死的失神表情。因為虛脫而缺少力氣，於是又軟在他懷中，被粗壯的手臂幾乎圍得不見蹤影。

而從未如此持久的他，終於在她的穴中射出了精液，一股一股地打在穴壁上。



夜半的迷亂過去後，待他再清醒之時摸著還沒乾透的床單，先是陷入了巨大的挫敗中。他從許久未見的其他倖存者那裏聽聞，與感染者性交是會被傳染的，而他深深為此感到恐慌起來。

他試圖說服自己女孩看起來比起曾經瞥見過的其他異形看起來正常太多，而那一夜的歡好或許只是在求生意志下激發的繁衍需求的產物。但那都僅僅是他無效的自我催眠。

他所居住的庇護所在一棟大樓中的地下室。不通風的緣故，前夜糜爛的氣息還彌留著。他很快地也在浴室中的一隅找到了窩在因為純淨的水源有限，基本已經失去了功能的浴缸中。

他說不出自己對那夜晚中引人墮落、在並沒有日光的白日卻仿佛陶瓷人形般的魔物有什麼想法。可能受感染的恐懼、被引誘著跨越信條的憤怒、對一起至此境地的悲哀，與獲得了抒發的狂喜交雜在一塊。

女孩對他伸出了那看得清骨骼輪廓的青白手臂。

他走了過去，蹲下身來，與著將頭探出浴缸外的她交換的吻。